流寇志

流寇志卷九

海鹽彭孫貽仲謀著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于西安更其名曰自晟國號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為丞相東城人宋獻策為軍師更定六政府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以宋企郊楊建烈喻上猷陸之祺李振聲為六政府尚書自成久思稱尊恐回獻相結既入秦通好于獻忠獻忠遣詞學報自成喜遂僭元稱制　闖兵既東渡轉掠河津稷山榮河絳州俱陷賊屯絳州分兵上蒲坂　辛卯初二安

廬巡撫黃配玄奏柯兵焚毀　東江晉兵黃蜚請酌用水師

江晉劉繼咸奏楚之會城告陷恐賊乘虛東下江州驚潰則吳越勢搖臣移咨皖撫發兵三千為臣指臂之使臣幸陳可立兵先到湖口遏賊狂奔乞敕左良玉先事江南埽降獻逆　壬辰初三

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問禦寇急務明睿請屏左右趨近

御案與帝接講言自蒙召道聞賊勢頗惡今近逼畿甸誠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長慮却顧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勦之功上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可知天意若何明睿曰惟

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幾微人定則勝天事勢

至此詎可因循不决有噬臍之憂皇上內斷聖心外度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若築舍道旁後悔何及上四顧無人曰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上復問中途倭濟明虜曰不如四路設兵山東西河南此陸路也登萊海船通州運河此水路也皇上須從小路輕車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文王柔順孔子微服此之謂也上曰然此事不可輕洩明虜奏臣謀不敢洩但求聖斷皇上但出門一步龍騰虎躍不旋踵而天下運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堅守危城無益也上頷之隨退入宮賜宴文昭閣日午又召對內殿極陳枚卜考

選之歎請著爲令不立邊功不許枚卜不立邊功不許考選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惟發內帑足濟燃眉上言內帑如洗一毫無措命出外賜茶夜漏初傳又召明睿進內近御案問所奏事即欲行之誰可接濟途間用何等官領兵措餉駐札何地明睿奏濟寧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設官須擇重臣領兵預爲之防又問何等官銜明睿奏須戶兵二部堂上官上曰此時兵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明睿近奏近京八府尚可募皇上此行京師須人料理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在公侯伯及閣部文武大臣試其能者推轂而遣之上曰然明

廟奏內帑不可不發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長物當發出犒
軍若至中途不足區處甚難留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發出一
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之費上曰然戶部
亦該措置明廟奏令三空四盡戶部決難湊手皇上為宗廟社
稷計決而行之上皆領之漏下二鼓明廟始出宮　諭兵部罪
廢武職及草澤義勇有能勵志殺賊固守城池奏與上賞　高
傑兵破青華鎮城焚刼一空南渡河駐章懷　賊遣偽牒至兵
部柄三月十日兵至執訊持牒者則京師人於涿州逆旅遇客
予十金代投因斬之　癸巳初四命戶部尚書倪元璐解部任仍

供講幄　以兵科給事中張晉彥為兵部尚書　兵部舉廢將
丹永錢　登萊巡撫衛化龍請實練鄉兵以避客兵之害還議
清野以保民蓋藏之資　甲午初五陞保定監軍任棟光祿卿趙
其彬復冠帶効用　乙未初六以王之仁為浙江總兵周士鳳為
廣東總兵　工科給事中高翔漢奏
清兵出口未數月忽接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沆揭有入關情形
寧遠逼近不可以示單弱而調兵南征豈稱勝算將為三軍引
命唐通馬科孔希貴錚錚有名監臣盧九德怯懦已極經議易
馬科仍調南行三軍誰為統率　台臣大器還部復以袁繼咸

總督九江以劉承胤為都督僉事鎮守武岡兼轄黎靖地方

丙申初七兵科給事中劉應遴言江右自橋頭失守賊從永破吉撫崩兵破而賊破萍及袁呂大器禍急不能駕馭左帥令江督更置即令閣趙以供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為兄弟緩急可不煩檄調有云益王走閩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日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贛失守者而虔撫之報杳然諸臣真同醉夢矣 命方國安鎮守湖廣 丁酉初八命方孔炤戴罪整理河北、命張有譽總督南京糧儲 戊戌初九高杰請兵南下江北大震淮安巡撫路振飛令僉聲桓扼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爾敦

守清口　己亥初十上名撫寧侯朱國弼圻城伯趙之龍来中左門　刑科給事中郭充言賊衆入關憂不止秦也會城之安危不曉則秦督之趨進無方官之聚散不知則三邊之征調難及賊之趨向不測則河東之防禦徒勞必偵探明白使秦督無恙新督亟宜疾入居之如賊勢充斥勢難渡河應從永寧渡綏德直趨固原以上游馭下風聞入賊時官兵有刼掠地方烏駭獸散者河東防賊不在防之河東當防之河西令賊入關一月地方尚爾蒙蔽未有不知彼而能取勝者　庚子廿山西巡按汪宗友檄河東道郝綱副將熊通以兵一千二百赴河上宗友奏曰

晋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蔡懋德不待春融水泮十八日平陽返省二十日賊渡矣宜兼程回平陽招集陳尚智救兵移檄各路防兵緩勦乃不發一兵二十八日至省臣力言宜提一旅星馳張疑聲討尚冀桑榆之収無如不聽何賊日遣偽官匝月餘郡皆失是誰之過歟　呂大器言楚疆糜爛楚官曾無一人舊承撫王揚基戴罪于江請改任楚撫仍兼承天府殘疆不至益糜　辛丑吋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今陞楚撫恐已成之緒糜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倅怙守可知請即以鳴珂補淮徐道僉事　癸卯吋上因西寇日逼臨朝

嘆曰賊勢如此關外無人府庫殫竭若之何大學士李建泰
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
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奏進士石嶐願單騎
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結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勳爵
立功否則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大喜曰卿若行
朕當彷古推轂禮上欲用石嶐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又
奏請以衛貞固凌駉為監軍郭中杰為中軍 甲辰廿五操江誠
意伯劉孔昭薦田仰堪任節鉞 乙巳廿六命王承恩為掛印鎮
守宣府總兵官 上集府部九卿翰林科道會議禦寇措餉長

策各書單進呈內言措餉贖罪勸輸及勳戚人等多貯本色近
海州縣宜輸折色裁冗將急屯墾鹽鑄海運言勦寇如鼓勵士
寨攻潼關收拾技勇令畿內州縣各自捍守徵遺逸以收人心
倣藩鎮以省兵費言人人殊　丙午廿上諭寇患地方人心不
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如山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敘
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　又諭畿南震鄰紫隔
龍固守關急宜妥備以一賊不入為功倡義急公者奏聞紀錄
左夢庚先發九江　賊退弃長沙虛設偽官造浮橋于三江口
自岳陽渡江大隊俱往江北以一軍過荊州盡弃舟楫步騎數

九　六

十萬入夔州　丁未廿八知州章曠以鄉勇三千人入沔陽遇賊于景陵敗績殺傷千人曠以小舟入沔　添南贛兵三千以副揔鄭鴻逵鎮守　左良玉拔營上武昌副將張應元將騎兵張國柱張天福以七百騎随之溯江上　工科給事中彭琯奏往者逆賊犯楚豈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夫不殺之偽示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誘躍倘皇上天下蠲詔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蠲免使老弱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尸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

選補選補之國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罷以規避而止何益地方緩急請查陷賊各官除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為切要也　李明睿復召對上手左都御史李邦華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上問何事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少詹項煜議也先是邦華與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熱便明睿謂東宮年少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上親行為便於召對後即繼以疏畧曰今日所最急者無如親征京營甲兵不下十萬近幾召募可得數十萬聖駕一出四方忠義英雄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昔太祖高皇帝不常戰于鄱湖予成

九　七

祖文皇帝。不常戰于漢北矣。世祖肅皇帝。不常戰幸承天矣。祖
宗刱業艱難。櫛風沐雨。皇上欲安坐而享之乎。此何時也。山東諸
王府。皆有宮殿。不妨暫駐蹕焉。待勤王之師畢至。徐議西征。賊
聞天子神武。先已伐謀。勢必倒戈相向。山東河南兩路並進。鳳
陽祖陵。又可駐蹕。夫親征之舉。以名忠義。不必皇上自為之也。
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務。可寄大事。皇上名
與之謀。必能推陷廓清。建中興大業。又聞昌平居庸無人控扼。
奸人窺伺。中官綢繆。寔非上策。伏乞調度諸將。從皇陵山外統率
華城俱宿重兵。命東宮居守。皇上啟行。留魏藻德方岳貢輔導

東宮料理兵事三韓重地皇上自爲督率六飛親駕萬姓雷動
兵士氣皷眞定以東順天以西可無虞賊寇之充斥矣日逐一
日優柔不斷天下大事尚可爲哉疏入下部速議兵科給事中
光時亨疏參爲邪說言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明睿復上疏言
臣勸皇上親征非臆說也此皆聖帝明王英君誼辟不忍天下
之阽危冒白刃犯鋒鏑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所大不得已也
皇上試思昔之開天下無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有一不從
戰爭撻伐中磨勵而出者乎我朝開天無如高皇帝有一不從
衝鋒陷陣而成者乎若使鄱陽之戰稍暇或命將出師而不親

歷戰場。將見偽漢之奪南都而東南半壁大事去矣皇上言動
無不法祖。而謂今日之舉。有拂高皇帝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
言為親征也而諸臣妄意以為南遷就使皇上發策南遷此亦
救時急着唐時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百五十年若唐
宋不遷又何有靈武武林之恢復。又何有百五十年之曆數哉
上覽疏默然召光時詣前詰曰一樣邪說却專攻李明睿何也
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南遷議
遂寢　戊申廿九鳳督馬士英奏太湖賊防失守　中書張同敞
奏胡豐陷害是兵非賊命該部行督撫即會勦示　鄖陽推官

朱翌釋奏周士奇以鄉人監鄉弁城先遁命周遇吉馳拒保河
仍着高杰領所部協擊　郝綱熊通次靈石扼郭家灘請諸師
己酉廿二命郭中杰呈授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　庚戌廿一命
查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鉞告廟禮　諭戶部遣餉告急外解不
前餉臣既撤即着盐臣黃家瑞督催解京　監軍御史霍達奏
報秦中殉難諸臣馮師孔命源優恤外朱新遷妻妾查姓氏恤
上海舉人何剛奏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
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一見知人
能與士卒同甘苦今用許都以倡東義徽欲二方之奇才臣願

以布衣聯絡忠導戚繼光遺法開道忠義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胤夏供祐桐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霖皆憂時有心乞頒手諭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連袂而起助皇上大業矣　辛亥廿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奏條儘有可採着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即令往東陽義烏聯絡義勇以資勦寇又何剛所奏許都姚奇胤作何酌用該部速議　壬子廿三李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錫如哦用何松年着以科銜催餉有功量授　諭汴城水囓日久着按察司官速往會仝撫按相度城內遺資必被奸民窃取設法撈起以充修城之用其屬藩封

者仍給誥封　名忻城伯趙之龍陝西巡撫金爾峒來中左門
副將陳尚智叛降賊導賊破趙城　癸丑廿四夜星入月中占
曰國破君亡命鳳督馬士英太監盧九德協勦獻忠　趙城既
破山西郡縣所至開門迎賊結寨以拒官兵甲寅廿五郝綱能道
走回太原　乙卯廿六大學士李建泰出師上命駙馬都尉萬煒
特牲告廟上臨軒行授鉞禮廷授建泰節鉞嚴標大聲發若椎
備法駕御正陽門樓賜餞自午門至正陽旗旛十餘萬鼓吹不
斷名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京營摠協侍燕
鴻臚贊禮御史糾儀上御座南向分文武東西列席十九皆金

九

十

樽樂作上手酌金樽以賜建泰者三即以三爵賜之諭建泰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復手詔親臨正陽門賓以賜内官為披紅簪花鼓吹導賜劍而出建泰頓首啟行上目送久之返駕建泰甫出宣武門肩輿偏折諸臣公餞護國寺建泰意氣慷慨言方入寺視其綏忽如手諸官皆驚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進士程源私語凌駉曰此行也兼程於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矣授進士凌駉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建泰揭奏河東分守道李政修上命巡按金毓峒監軍赴晉叙政修罪隨督輔軍前効用以郭中傑為副摠兵充率當輔中

軍　丙辰廿七建泰發都門聞山西鋒火甚急家存亡未卜因遲
遲日行三十里次涿州營兵隨歸三千京師聞平陽陷都人大恐
陞李化熙兵部右侍郎督揔三邊赦郭景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西代蔡懋德命御史金毓峒監軍山西以西洋人湯若望隨
行修大攻水利　丁巳廿八湖廣巡按黃澍奏舊撫賀逢聖從容
就義命從優䘏　高傑屯懷遠有兵三萬馬騾九千遣使壽州
詣鳳督請安插家口于徐州躬率將士屯章懷聽調戊午廿九馬
士英遣副將莊朝楪防守徐州令中軍副將楊振宗齎蟒段花
紅銀五百兩赴徐州安插高傑家口于關廂　己未卅左良玉

九

土

至武昌屯金沙洲　二月庚申朔　上視朝賊緘忽達御前偽牌末限三月十五日至順天府會同館轄繳　一時相顧失色朝罷　馬進忠入長沙初獻忠在長沙窮冬水涸巨舟重載不能行棄之自荊河入川方國安馬進忠分道並進焚其舟遂入長沙連營屯長岳間良玉遣兵五營追賊于沔陽距荊川七十里　闖賊陷蒲州蒲諸縣開門迎賊闖賊命七偽龍驊等守蒲州追寇封至青華鎮封已棄鎮南走賊入設偽官守之濟源諸縣空城跳河北大震懷慶府城晝閉　詔北屯撫剿孔塢請舉屯墾應天巡撫鄭崑貞言與屯有寔效上諭興屯京為是民裕國君未經開墾報議升秩小民能無畏阻各撫按責成寔行

辛酉初二工部主事李逢申奏勸助不若紏貪赦罪輸餉着九卿
科道紏彈賍私顯著者各摘一二人如議行　汾州府陷　河
曲奸奸胥奪印送賊淨樂士民焚香張宴遠迎賊懷慶府聞賊
近開門潰走　壬戌初三懷慶兵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與母相失走
衛輝依潞王　甲子初五賊犯太原請將自平陽潰遁太原無重兵
巡撫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于礮牛勇
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　乙丑初六諭戶部邊餉甚急外解
不至皆由有司急賍罰而緩錢粮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以後
在內責成部科在外責成巡按痛禁耗索徵足者陞四品京堂

未完九分者革職　左良玉發盧光祖等五營分道上隨州棗

陽承天德安老回回自荊秋襄陽官兵攻雲夢偽固州牧高翠堅

守不克　賊圍太原移檄遠近有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怨等語　懋德扼河上大風虔陵西却賊鋒

尋因保德州告急還省潯宗友糾之代以郭景昌未至撫督余

應桂徘徊河上不敢進懋德知必不支寫遺表令贊畫知縣賈

士璋奏京師中軍盛應時逢詔生為懋德所拔隸麾下　見之退歸先殺其妻

予誓全死敵賊步騎號五十萬懋德督眾登陴矢石傷賊甚衆

賊大砲擊墮城東角樓丁卯八初風沙大起咫尺不辨賊乘風夜

三立祠故建以祀
山西諸先賢也

登城守將張雄內應城遂陷懋德拔刀自刎時應奪刀扶上馬欲衛出城懋德曰吾封疆大臣也應死封疆若急去豈欲陷吾不義乎策馬入三立祠自縊于書院身軀未絕時應解甲覆其身候氣絕亦東向自盡於其側巡按陳純德左布政趙建極兵備毛副使府縣各官六十四員咸死之賊盡尸于城晉王逃追獲之乃降

丁卯初八上御書勅李建泰曰朕仰承天命繼述弘圖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民罹兵戈不得已用兵勦除卿代朕親征鼓淬忠勇獎勵廉能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衆之人違悞軍機之輩當以尚方從事一切賞

罰調度俱不中制卿宜臨機而決好謀而成殲渠宥脅解散投
戈單蕩妖氛旋師奏凱封侯晉爵共享太平先將代朕親慰安
民靖亂至意徧行曉諭咸使聞知特諭建泰初承寵命恃有家
財佐軍已聞家破進退失措行至廣宗紳衿城守不納攻三日
破之殺鄉紳王佐笞知縣張孫基乃移師出城　命劉澤清移
鎮彰德　贈陳州死事閔永杰太僕卿元孟禧少卿　己巳初十
贈死事劉錫禧王維新等　庚午廿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
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著戴罪料理圖功自贖　辛未廿一
優恤殉難官劉禋閻士選王叔　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

徒豈足蔽辜、賊進黎城別部掖陷晉垣歟　莊朝樑縱高傑

渡河至徐州士民驚擾旋趨壽州調回皆　壬申卅上下罪己

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

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災害頻仍寇盜併熾生民荼毒靡有

寧居若此流氛誼無臣子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流殘赦之

益驕撫而輒叛反以殺人為仁掠財為義至有受其煽惑頑忘

仇愾深可痛傷朕為民父母不得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懷保

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貽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誰

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陷水火。殍寘坎壑。骸積成山者。朕之

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追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者朕之過也使民日用告匱旱潦游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者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武將驕惰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已寔不德人則何尤用是大告天下痛加懲艾深省夙愆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急用兵懲餉亦非得已各直省撫按宜亟飭所屬有司多方勸諭有擅加羨耗朦混私徵乃濫罰淫刑小民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豁逋賦安插毋致

失所至罪廢諸臣有公忠廉能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覈推用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縣使與分官世襲即陷沒脅從之流有能反正率眾來歸者唯與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者仍予通侯之賞嗚呼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憤慨緬懷列祖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勉思厥德歷告朕志　命宣大總督王繼謨統總兵周遇吉赴河防守劉澤清移順彰策應河北楊御蕃殲寇兗東護餉道甲戌十五命起用鳳勇衛廷務、　賊探馬至大安驛兵部請勅臨德通津昌密六鎮悉聽督輔調度建泰徘徊河間不進　賊遣偽官于山東河

南州縣先遣牌至士民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乘勢逐之執香迎道遠近若狂無耻舊官有置酒交代而去李岩等造謠言喫他娘着他娘喫着不盡迎闖王不當差不納糧河南以北遠近傳播不逞者延頸思亂乙亥卅諭部院恐寇入晉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清謹循良素為民戴者方許留任責令募練鄉勇並脩城守如貪殘闒冗者勒令解任或選賢能竟行推補　以徐標為兵部右侍郎總督畿南河北山東以宋權巡撫密雲　乙亥賊至忻州官吏迎降遂進代州五臺知縣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以奇兵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數千

闖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屯寧武關　丙子廿一戶
科給事中仲松年奏士節不振倡逃迎賊出自紳衿急宜崇獎
節烈以收拾人心　吏科給事中周嘉植奏孫傳庭守關原自
有餘大言一鼓蕩平僥倖為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
以覆轍為戒空拳徒膺萬一晉陽淮陽俱震則為禍愈激非知
彼知己者也臺臣陳丹衷借兵土司尤當商酌以數世豢養之
兵尚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方責大義此更難矣況不能裹糧
影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尚搖手閉門狼兵一來保
無驚亂乎兩粵之間又增多事矣　丁丑廿蘇京奏賊窺懷慶

賊將騎叩故關漸逼真定　戊寅初十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戢
士民閉城拒守攻三日破之　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
公韓孫肇興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騄楊毓楫聶明楷周光夏許
譽卿汪心淵毛九華夏允彝王道純詹爾選黄宗昌鄭之尹王
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己卯廿二太康伯張國紀助餉銀萬兩詔
晉爵爲侯　庚辰廿兵部塘報太原汾州潞安遼沁諭亟訪各
藩諸王所在　諭河南揔兵土國寶加意督飭立功自贖　命
内官閻國輔等賫餉分給薊寧諸鎮　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
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爲選擇不拘科目襍流生員布衣

才能濟變即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即授知州
知縣功懋〻賞朕不爾屆　分敕內官監制各鎮寧前高起龍
通津臨德盧維寧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勛彰順王夢弼廣大閻
思印衛懷牛文炳大同楊茂林前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
兵部尚書張晉彥奏今日粮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各官危怛
欲卸重責欲分若一時而添內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有失體
統抑且事權分掣大悞封疆不聽　辛巳廿二遣太監王坤同給
事中馮嘉植韓如愈熹朝森性直淅閩廣督餉戶部尚書倪元
璐兵部侍郎金之俊等合疏諫止不聽　御史吳邦臣奏薦陳

子龍、立剪浙寇奉旨陳子龍蔣若采、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亂起於許都之助餉都許私網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知縣姚孫棐、貪虐借名備亂橫派各戶坐都萬金都僅中產輸數百金、以告罄孫棐怒摘都所刻杜稿姓名謂都結黨造反桎梏之時助餉者盈庭鬨然不服有姚生者執知縣于座笞之于街群擁都為主巡按毛光先桐城人也于孫棐為同里聞變即發台州兵收勦所至殺掠于是東陽湯溪蘭溪人民各保卬寨以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叛聞大集兵餉給與推官陳子龍、謂都寔非反者還生員蔣若采齎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

三人請杭州府獄子龍為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絮貪
殘激變狀命之復任　諭張國維附和罪輔滕蕺君上本當重
治念方士亮等已輕擬着免罪候用　河南巡按蘇京報賊逼
澤州奉旨催任淵速赴任　薊督王永吉奏叛兵旋噪隨執諭
兵部楊鶚實心任事豈因兵噪輒易着即視事　壬午廿三真定
兵叛降賊知府丘茂華聞徽先移家口出城撫督徐標執茂華
下獄標登城畫守禦中軍劫標出城殺之破獄出茂華茂華牒
所屬州縣降賊數日孩以數騎入城收府庫冊籍近京三百里寂
無言者　捐開封歸德河南粮租三年　大監杜勲請以黑雲

龍劾用宣府　癸未四卅太監方正化奏請中軍旗鼓　命撫寧侯朱國弼督漕赴淮安　總兵劉澤清請于青山諸山開礦煎銀　乙酉六卅禮部奏桂惠二王同走粵命齎璽書慰問　通兵噪殺傷巡撫楊鶚　自劾乞罷不許賜藥金三十兩　陝督餘應桂奏三秦全陷賊且乘冰渡兩岸悉為賊巢客兵以眾寡不敵而退主兵以驚潰而諱河上無一旅矣賊前已破河津絳州眾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東吳三桂並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儉劉澤清土國寶劉良佐曹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

光恩金守亮等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而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奉旨余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霍介間中軍鼓噪庸怯可知兵馬錢粮有無虛耗着李化熙核奏　詔徵天下兵馬勤王　上召對羣臣于文華殿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庶子李明睿各請南遷及太子撫軍南京上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使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誼若此國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無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關外寧遠前

也二城從吳三桂入関北宿近郊以衛京師三桂忠勇可倚以辦賊廷臣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戊子朔大學士陳演罷初上憂秦邸演謂不足慮至是不自安面陳引退賜路費五十兩馳驛回籍時道路多梗演多貲不敢出京遷延半月及于禍
諭兵部冦氛孔亟秦所式不候交代趣自離任任濬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俱着革職任濬充為事官戴罪　三月乙丑朔賊陷寧武関總兵周遇吉死之遇吉先守代州十六年賊犯代州殺賊萬餘移守寧武関妻劉氏工騎射賊臨関脅降檄五日不下且屠城遇吉先積薪于門誓必死悉力拒守大砲擊賊殺萬

餘火藥盡軍民懼請款賊遇吉曰我守三日殺賊且萬賊期五日若輩何為甘心降賊從我力戰勝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不過我為俎醢耳若輩必無恙開城出戰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潰亂相踩踐將引還有獻策者曰我衆彼寡以十擊一無不勝但貴別主客去帽為辮畜休戰不二日可盡也復進畜休大戰脫帽以為別闖兵大敗遇吉揮短兵力戰矢被體如蝟牙兵零落盡遇吉被執闖賊陳兵脅降之奮髯大罵築其膝終不屈咼之至死罵不絕遇吉出戰妻劉氏佩弓矢巡城知遇吉死歸自縊舉火闔門自焚城中婦女無不自盡者賊屠寧武嬰稚

不遺自成嘆曰苟閫隘守將盡如遇吉吾安能至此　命部院
廠衛司捕各官察奸宄嚴保甲巷設羅卒禁夜行巡視倉場草
料魏藻德請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兵餉著蔣希憲路振飛
料理初上欲命藻德往天津岳貢往濟寧有言各官出必潛遁
乃止赦兵部尚書張國維獄名國維及庶吉士史可程進士宋長
治陳州諸生張鐸于中左門鐸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臣輔
之　庚寅初二何謙奏兵变請罷命謙戴罪供職　昌平兵噪焚
劫公私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賊　上名文武
大臣科道于中極殿問方略奏對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之自當

令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多言練兵加餉上命內監守九門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戰守事諸門卿貳一員勳臣一員公私帑藏如洗因議輸助 辛卯初三命韓王益王歸國時益王走邵武命張國維往督浙江兵餉 李建泰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 壬辰初四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諭修省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李邦華少詹項煜庶子李明睿請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諸臣欲為靈武故事乎景文等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事衆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

國之臣拂袖而起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
黄得功靖南伯陞劉澤清職一級加劉良佐周遇吉高傑王承
胤劉芳名李棲鳳馬科馬岱姜瓖孔希貴黄蜚葛汝芝高第許
定國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楊御蕃署銜一級命督撫馬
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分別應加寔署　周潞崇福四王弃
藩奔河南總兵卜從善奔南京宿遷　癸巳初五命襄城李國禎
練京營守西直門初議僉民守城魏藻德曰民畏賊一人亂大
事去矣上然之不許民登城　卯秦中死事各官贈王世清光
祿寺卿馮師孔右都御史黄絅太常寺卿吳從善陝西僉事祝

萬齡太僕寺卿任郝光祿寺少卿南啟仲太子少保王道純太
僕寺少卿南居業光祿寺少卿米誼泉宛平縣知縣焦源溥源
清田時震俱復原官　李建泰兵潰真定　設黃綾冊募百官
捐助限浙江六千兩山東四千兩餘各有差魏藻德首輸百金
陳演未行召入再三勉輸自陳清苦無以應復徵勳戚大璫上等
以三萬兩為率無應者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上遣太監徐
高諭嘉定伯周奎宜為戚臣首倡或五萬十萬濟事奎謝無有
高泣諭再三辭益堅高拂然起曰皇親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
益奎勉捐萬兩上少之勒二萬奎密啟中宮求助皇后括宮中

銀五千兩令劉以私蓄足之劉匿二千僅輸三千兩太監曹化淳王永祚等有捐至三五萬者王之心富諸甲諸鐺上面諭之以消乏僅輸萬金合百官勳戚內臣所捐共得二十萬諸奄俱大書其門此房出賣襍出玩好陳市肆以求售後之心為賊拷掠追銀十五萬金玉他物稱是周奎拷得見銀五十二萬幣帛珍寶復數十萬　廷議薦紳勳戚宦寺賃房居住近前門者各輸糧給守城軍士養其妻孥使無內顧巨室不樂寢其事有謂從逆官吏多非本心請赦河南北俘獲偽官以携賊黨　加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奎俱為侯瘞王永祚曹化淳子弟一

人各建坊以旌之　甲午初六上諭軍民人等曰朕承天御宇十有七年日夜氷兢思緣上理調兵措餉寔非得已三餉並用久無成功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貪官汙吏巧取擾朴朕居九重不能體察朕之罪也將懦兵驕焚劫搶掠任用非人養毒致潰朕之過也黠虜鴟張遍地流害假仁假義誑惑愚民脅財盡擄妻子淫汙房舍焚毀殺人如羊豕驅人如奴隸百姓吞聲無所控訴追悔無及祖宗休養尓等幾三百年誰非赤子慘毒如斯朕宵旰靡寧已調各路兵馬為民除害今與爾士民約勅餉已經停止召買悉行蠲免私徵濫罰審訪拿問大小將士戰守

有功立與陞賞節義死難從優贈卹一切不便於民盡行革去與天下更始毋信流言過為驚擾被害紳士軍民勉强從賊原非本心除自成罪在不赦外偽官偽將有能斬梟獻城即與通侯之賞或焚賊蓄積輸賊財物分別世廕賞賚一體委用近如釙有章等現擢用黃闇等與寵卹朕以天地父母之心諒其不得已也他如牛金星喻上猷李振聲楊永裕劉宗敏田見秀羅戴恩楊彥昌谷可成身陷賊庭如能伺隙反正悉赦前罪各復原官嗚呼天心未改祖德尤深朕罪已省懲用賢圖治改前敝政嘉與維新賊平之後耕田樂業永為王民不亦休哉若聽信訛

言懷邪疑貳大兵一集玉石俱焚毋貽後悔欽哉　大同告急
命太監謝文舉星馳赴鎮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入衛　三桂澤清
未至密雲唐通以兵八千入衛屯彰儀門賜大紅蟒衣紵絲二
表裏銀四十兩犒兵銀四千兩　吏部覆奏陳子龍等奉旨陳
子龍定變可嘉授兵科給事中周亮公劉令尹朱朗鑅却敵全
城各授試御史　李邦華請奉太子撫軍江南光時亨駁寢之
乙未初七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　張國維以數
騎南行　唐通陛見上慰勞再三命仝太監杜之秩守居庸關
寇逼大同命民守城不應知府董復鄉紳韓霖以城降鎮兵

遺巡撫衛景瑗被執罵賊不屈磔死督餉戶部郎中徐有聲叔家仕死之府學生李君葵題壁曰一門完節闔家九人自縊自戕入大同盡殺代府宗室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兇暴陽和軍民與鎮人相約殺天琳　賊兵狥陽和僉事于重華迎降長驅向宣府　丙申初八大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俱便宜行事　忻城伯趙之龍薦于仕廉錢位坤　太監報陝西難民慘毒命刊布流傳使軍民共見　諭兵部賞不踰時近來每多沉閣致使營爲有權速將積案盡覆　陸家雲巡撫王則堯遵化巡撫宋權　宣府

陷叛將白廣恩遣総兵姜瓖書約降太監杜勳緋袍八座出城
三十里迎賊巡撫朱之馮懸賞守城無一應者之馮獨巡城見大
礮曰汝曹可燃此殺賊千百人賊雖虀粉我無恨也衆不應之
馮自起燃火兵民蜂擁自後執其手之馮嘆曰人心如此離叛
奈何俄而賊薄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大怒草遺表勸上
収人心培節氣遂奪侍卒刀自刎督粮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
中皆自縊死副將甯龍罵死賊死繫獄総兵董文用副將劉九
卿在籍知縣申以孝皆不屈死軍兵迎降監軍御史霍達走回京
兵科給事中韓如愈奉命過東昌劉澤清遣兵追殺之曰尚

能論我主帥否　闖賊偽淮安府尹鞏克順遣檄至淮巡按御史王燮碎之　丁酉初九總兵劉澤清奏撓自言墮馬傷足賞銀四十兩葉資五十兩命扼直定澤清不奉詔大掠臨清南下淮人禽鞏克順御史王燮斬之燮與巡撫路振飛同心協守淮人恃以無恐　諭戶部來時勸糴凡勳戚鄉紳富室商賈私家積粟至三千石優敘　又諭勳戚文臣進馬助公　召見庶吉士于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為修撰兼戶科兵科給事中給太監王國治火藥　賊信益急大學士范景文數舉南遷之策方岳貢魏藻德以為惑衆止之霍達走兵叛上命問蘇京下落及

宋翌明何在　戊戌廿初霸州道報真定陷　寧武報至畿輔震
動進士程源謂魏藻德曰建義何名尚駐河間標下總兵馬科
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支萬一不聽　己亥
廿一給城中軍半歲之糧　吏部等議罪廢諸臣各復冠帶以收
人心　陞高斗樞陝西巡撫宋法祖保定巡撫　賊儆益急廷
臣勸上南遷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
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敢有訛言
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禽治又諭兵部勤王兵馬聽王永吉
王永恩節制　庚子廿二上召對問兵餉廷臣無一籌上以舉朝

共

無人泣下　順天巡撫楊鶚出巡近畿微服遁督學御史陳純德自遵化走回京議增兵外城則內閣增兵外城則內閣給事中戴明說襄城伯李國楨奉命守城每事俱遜內監王承恩一無所主　辛丑十三上召廷臣問方畧不能對上憤惋斥兵部尚書張縉彥誤國無狀縉彥頓首乞罷廷臣舉職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可任司馬　命各門俱置大熕大砲給九門守兵每人百錢　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入保定執建泰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死從子武舉金振

孫登城射賊多應弦斃城陷衆潰振聲衣裲襠大呼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劉婦陳氏年十八與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俱投井死張抱孫于懷同下侍婢四人從之知府何復甫至手爇藥罐焚死同知邵宗元自經死太監方正化被殺城頭縉紳光祿寺卿張羅彥自經死進士張羅俊罵賊死武進士張羅輔巷戰手刃數賊而死張氏一門殉難婦女幼子二十餘人都指揮劉忠嗣罵賊身被數槍立死不仆舉人張爾翼抗賊被殺高涇被執死水中　壬寅時南京孝陵夜哭　上赦刑部錦衣衛逮繫各官董象恒魯櫻鄭二陽等出獄復章正宸瞿

式粗冠帶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守城化淳家奏收瘞魏忠賢骸骨　癸卯五十風霾命三大營兵齊化門外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險百夫可守不設備賊叩關唐通杜之秩迎降賊巡撫何謙遁總兵馬岱殺其妻子疾走三海關投王永吉永吉旁皇無定乃出關投吳三桂京師以西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投至京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　甲辰六十賊陷昌平州總兵李守鑅手格賊殺數人賊不能近環圍之自刎死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僞彥使騎偵之還報曰昌平兵無餉而譁旋定矣非賊也　上始下罪勵徵從寧遠疏飛檄趣吳三

闖入關三桂從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甲辰六十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　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　上御殿召考選諸臣問兵餉灤陽知縣黄國琦對稱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起入宮諸臣立候移時命退始知昌平失守　賊分兵掠餉通州僞檄南下清河沐陽邳州皆設僞官自沙河夜發直犯平則門竟夜火燭天　賊自陷中原久窺畿輔潛遣其黨載罽帛諸貨爲巨賈列肆都門更遣寧紹徼衛諸降者挾貲充各部寺院椽吏刺探機事數千里飛遞賊既至昌平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以告賊悉掠入營中厚賄結之

無一騎還者　辰刻賊游騎數百至齊化門逆平則門而營西營兵老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候騎也人心洶洶皆言内官七八十騎衛上出德勝門已南狩　守城皆内臣外臣不得上太常寺少卿吴麟徵以德勝平則二門當直衝欲塞西直門禁出入内官不聽　乙巳廿昧爽開西直門納被難者内官坐城上令箭下立啟無敢問勳戚大臣不能止　上早朝召群臣相視莫能荅有泣下者有言宜用馮銓楊維垣有言宜封劉澤清為伯上不應俛首書御案文臣人人可殺密示司禮太監王之心旋拭去時諭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直語各閣臣曰左

良玉吳三桂等俱封而遣澤清臨清近地可虞也閣揭上乃封澤清東平伯　是日有小民痛哭輸銀三四百兩者俱授錦衣衛百戶　巳刻急足叩城曰遠塵一線衝天起銳而直騎兵也寇至矣內官使騎探之曰官軍哨騎也不為意日將中五六十騎馳而至彎弓突城下大呼開門守者急發大礮擊殺賊二十餘人難民亦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騎奄至方報過蘆溝橋環攻九門矣三大營皆潰火車巨礮盡為賊有反礮攻城轟聲震地京師內外堞十五萬四千有奇京軍俱為內官勳戚占去羸弱五六萬五月無餉一時驅守百人至者纔數十無炊且市飯

為養餉久闕人給百錢無不解體每堞派守一人數不敷襄城伯
李國楨汗浹霑衣匹馬突入闕下內侍呵之國楨曰此何時也
君臣即欲相見不可多得矣內侍懼問之曰守城不用命鞭之
復臥上召入因命內官俱守城群譁曰諸文臣何為昔以言官去
內操弛武備衣甲弓矢俱無何用也有大璫曰我輩月食米五
千石効死固宜請如己巳所派數乃乘城凡數千人　上括內
外庫銀二十萬賞軍士黃沙蔽天日慘黷滿城婦女哭聲震地
丙午廿八上下罪己詔畫罷加派新舊餉　福王寓湖墅柿光
絡圍賊薄城礮聲不斷火箭射草廠安民火藥廠如雨仰呼

城上急開門不殺一人遲則盡屠守者懼鳴空礮猶揮手示賊賊退乃發賊驅城外居民負木石填濠攻甚急城頭爇萬人敵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傳城破合城號哭奔竄　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內監拒之不得上兵部尚書張縉彥奏賊勢危急臣屢至城上觀守禦輒為監視所阻上手詔遣縉彥上城阻如故示以上傳始得登見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曰賊勢如此監視調去營兵李襄城處尚有十之四家彥所守每兩堵僅一卒語未竟攻城聲急太監王承恩鳴礮連斃數賊曹化淳王化成飲酒自若賊駕雲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門勢甚急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單騎馳入西長安門守門吏部侍郎沈惟炳曰內官守此百官不得入公其奈何麟排門走太監王德化語之曰守城人少見上請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食已足公何事張皇上方休藻德且出閣公安從入麟徵涕泣請以非時見藻德不可力挽之出李自成設座對彰儀門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勳射書城中約降因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畏何質為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自成人馬強壯鋒不可當皇上當

自為許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城入備述賊不道
語請上避位上怒叱之衆内臣欲監賊ゝ曰有秦晋二王在賊
不退二王恐不免乃縋之仍縋下賊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曰
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賊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僉事
立祠至是方知賊從賊也　上御書親征詔曰朕以眇躬上承
祖宗之餘業下臨億兆于萬方十有七年于玆政不加修禍亂
日甚抑賢人在下位歟不肖者未遠歟至于天怒積怨民心亦
孑化為盜賊陵寢震驚親王屠僇國家之恥莫大于此朕今親
率六軍以征犯順國家重務悉委太子告爾民臣有能奮發忠

勇或助粮草騾馬舟車器械俱詣軍前聽用以殲醜逆分茅胙土之賞決不食言毋負朕志三更名駙馬都尉鞏永固入命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曰臣等安用私蓄家丁即有亦何益當賊乃罷因召王承恩急整內員倫親征申刻彰儀門陷李自成率群賊大隊入沿途殺掠上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急矣今有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宦官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內官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可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煤山望

烽火蔽天徘徊久之、例正陽門懸白燈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此時城上已懸白燈三知大事已去回乾清宮朱書御筆諭內閣、令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遣內官持詣閣、因命進酒、連酌數杯嘆曰、苦我民爾、分太子二王詣周田二皇親家隨宣長公主公主伏地泣上曰、爾何生我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劍擊之中肩、赴仆絕于地手慄而止即幸坤寧宮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揮去令各自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皇后乃自縊崩、旋入西宮、袁貴妃自經繩斷而墜上手劍三擊

雨村遺詩傳云章河南道御史守阜城門城陷遇賊被害

之之乃絕徧召妃嬪之幸御者皆殺之之易王承恩轝御小南門手持三眼鎗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奪路繞齊化門欲出守城內監疑有變以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幸其第閽人不知上至辭以在城未返帝嘆息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將曙復回南宮內官持御書至閣閣中無人置几上反命上已出宮不知所之巡視巡京營雲南道御史王章（武進人戊成辰進士）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並轡行彰儀門門隘章麾死士鳴大礮殺賊無算太監曹化淳開門迎賊賊入拔刀叱光時亨長跪乞降乃舍之之刀擬王章章不動叱之不應因執之大罵

不屈刀築其膝使跪挺立罵不已叢刀殺之城頭　叛監杜勛又從德勝門射書約降　太監王相堯領兵千人開宣武門迎賊　丁未十九都城陷五更賊攻三門益急守者懼多留盔甲腰牌下城就食逃去惟三四內監登城賊乘虛上內監入飛樓避之賊亦不顧延頸望望外者叢鏑相注匿不敢出漏向寅天忽雨俄而微雪城陷守者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下城匿民舍諸門開曹化淳等導賊入滿城哭震天紛紛竄賊露刃張弓馳九衢大呼民間速獻騾馬內官導至便門戎政侍郎王家彥守便門見賊至自盡門下或曰家彥守德勝門門陷脅降罵賊被殺城

昭忠錄云家彥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其僕扶入民舍自縊死傳信錄云家彥坐安定門嘆曰我

總督國營今日城
破萬死難贖且我
不可污賊刃遂自
縊于城樓未幾賊
於城樓得屍復出
其屍東華中其楊
楊貢而殮之並存
俟考

楼火燒其尸　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晃服哭謁
太后宮火及西華門仍幸南宮登煤山之壽皇亭亭新成帝所
閱内操處也書遺詔曰朕自登極十有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
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去朕冠
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脫冕科頭釋上衣
上御隱金藍袍跣左足右朱履藏遺詔于胸次復書遺詔一行
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帝猶謂閣札已宣也書畢爲繯山亭縊而帝崩
王承恩再拜慟哭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文武羣臣無一人知
先是崇禎十六年八月帝發私府圖書得一篋緘甚固誠意伯劉

掛題署發篋得圖一軸首畫諸軍倒戈弃甲民間男女奔竄狀次畫百官朝服披髮走次畫一人脱冕披髮而懸者帝覽之嘿然不怡大璫侍側見之傳于外可知數已前定云

流寇志卷十

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

太子詣周奎第卧未起叩門不得入走匿内官外舍　帝既幸南宮使人詣安懿皇后宮勸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中大亂宮人號哭出走懿安后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宮主肩斷仆地與宮人救之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新曰賊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丈家避之負主而出　百官尚坐公署視事如故兵部尚書張縉彥榜於衢曰薊鎮精兵已到百姓不必驚惶賊已沿街大呼索馬騾居

民盡驅馬騾出戶外賊爭騎去喧傳百姓面貼順民二字者不殺民爭書於黃紙盡代以紅紙有避賊馬首乞命前者抽矢予之至漸衆馬不得行賊怒揮刀斷指臂乃散舊輔蔣德璟潛遁于會館被創脫走　象房群象哀鳴不食自賊犯京城宋獻策占曰丙午雨丁未辰而魁若無雨城不可下即日全軍西還六年始克是日雨俄而城陷　牛金星黎志陞等撰偽詔飛射城中有云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周而公忠絶少貽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又曰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俞朕意是以有言正告爾能体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等語賊破前門給事中黃國琦迎降為賊

傳偽詔令中軍持琴絃綾帛入宮逢上前帝已出宮不得達
彭子曰世咸以此為周鍾所撰偽登極詔非也賊以庚戌日
殮大行鍾上書文諭院請塟先帝牛金星薦之鍾始得見用
則鍾之汙偽命在梓宮襄事之日也斯偽詔非登極文杞宋
商孫諸語未知大行所在也蓋都城未陷賊以此脅降者周
鍾諸父惺名璫棠鍾負虛名標榜二十年不能抗節以慰群
望呈身賊廷以自衒鬻下流之惡必歸宜矣
賊帥分據百官第劉宗敏據都督田弘遇第李過據都督袁祐
第谷可成據萬駙馬府田見秀據駙馬府李巖據嘉定第宮撫

民擄勳衛常守經第黎志陞擄長安街仕宦邸占其妻子其餘
多擄富民巨室各衙門偽官到任傳諭吏書班皂叅謁榜示民
間炤常生理罷市者斬偽兵政府徧貼安民榜云大師臨城秋
毫無犯敢有擄掠民財者凌遲處死有二賊掠緞舖立剮于棋
盤街民間大喜安堵如故　賊兵四布民居已定劉宗敏李過
等令百姓焚香迎李自成諸賊鼓吹旌旆前導自成氈笠縹衣
騎烏駁馬牛金星宋企郊喻上猷黎志陞張璘然五騎從指麾於
馬上欣然自得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擐甲執兵先入
清宮宮人魏氏大呼以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汙有志者早為

計躍入御河死從而死者一二百人賊見深嘆息之自成入長安門仰天大笑彎弓發矢指承天門榜語諸賊曰我矢中天字必一統天下不中〻天字下自成愕眙金星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笑太監王德化率諸内官迎于大明門大索帝所在不獲僞尚璽卿黎志陞曰重圍百里殆難飛越民間藏匿非重賞嚴誅不可得此大事不可忽下令獻者賞萬金封伯爵隱匿者族　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朝自成用順王之璽僞國號順建元永昌改印爲契官服一品一雲二品二雲遶以爲差禁民間用自成字闖字

自成入宮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導入大內自成叱曰汝曹皆主獻城皆當斬之秩等曰奴輩早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自成與劉宗敏李過諸賊分宮嬪有姿首者各三十人牛金星宋企郊諸賊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井〻枯不死賊鈎出之悅其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群賊擁見自成審問內官非是賞一小將羅賊費氏復紿曰我寔天潢義難苟合唯將軍擇吉成禮則生死唯命羅賊喜置酒極歡費氏誘賊醉抽刀斷其喉立死費氏亦刎死筵前自成大驚令收瘞之　內官獻太子于群賊擁而至太子廷立不為禮自成厲聲

曰若父皇何在曰崩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若父何以至此太子曰只問百官自成不能屈改容曰汝父在我必尊養之毋慮也太子曰何不殺我自成曰汝無罪太子曰速以禮葬我父皇母后自成命太子同坐飲食不食封宋王不屈送劉宗敏護侍之群賊復擁二王至永王年十三定王九歲至午門內官請二王下馬永王叱曰我家門前為誰下馬騎而進見自成並立不動自成引坐同飲二王俱不飲自成曰懼乎曰死則死耳何懼留之宮中或曰賊大索帝及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何在交康昇長公主至黃帛絡肩臂創甚重絕送劉宗敏

療之不死擇士人嫁之士民見者莫不飲泣　賊大索南宮內監報大行所在自成遣諸內宮往視龍髯如生以宮扉二載大行皇帝同大行皇后並出華門盛以柳棺大行科頭不冠披髮一足不襪置成國府前百姓過者哀痛泣下偽制將軍李巖入成國公府時懿安張后在府中聞帝后並崩倉卒將就縊巖詢知為后令老宮人肩輿送歸母家　劉宗敏李過田見秀等呼逆子衚衕優伶孌童各數千佐酒高踞几上環而歌舞喜而勞大錢怒即殺之諸伶含淚而歌或犯闖字手斬筵上　駙馬都尉鞏永固書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安樂公主靈櫬在

蒹葭紀聞云思陵材殉杜揆宮監王永壽白帝曰懿安皇后素自縊宮中矣當挑忠貞禍國有參女任女氏進之熹宗立為貴妃及賊入宮任偽曰我天啟皇帝后也賊不敢犯流轉民間盛送之官永壽投書觸逆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脫永壽而投賊永壽

不敢忤永壽後為僧住來西山間諱故宮事輙語人云

堂子女七人黃繩繫櫬前聚寶玉書玩積薪焚之自經死　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四圍積薪全家焚死　新樂侯劉文炳聞變與弟左都督文燿祖母瀛國太夫人（帝外祖母）年九十擇大井同子孫男女十六人投井中縱火焚其第文炳投火死　宣城伯衛時春赴井死妻子從死無一存者　東閣太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賊犯都城十八日名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向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賦詩有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為之句赴龍泉庵古井死（畿輔人物志謂於雙塔寺傍井中死之未知孰是）妾亦自經　左

有學集云公三拜信國曰邦華鄉邦後輩合死國難許從先生於九京矣囑家人護總兵憲印還朝廷勿汙賊手遂投繯而絕

都御史李邦華聞城陷嘆曰主辱臣死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亦何恨衣冠望闕再拜題練爲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遭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往文丞祠再拜吟零丁洋詩卒章二句經祠中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朝衣北面再拜稽首脫衣冠角巾青衫南面遙拜其母索酒招二友人為別酹酒漢壽亭侯畫像前援帛語家人曰吾死勿殮大行殮方殮自縊手弱不即死呼二友助之乃絕三日賊入見之顏如生賊驚避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作絕命詩有愧無半策匡

唯有微軀報主恩甸接筆自經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聞之同女自盡子進士章明走殮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聞之曰吾將從吾父妻曰君死吾亦死章明曰夫人須先死視妻縊取筆大書于壁曰有侮我夫婦屍者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加緋袍置扉上又取扉置其旁囑婢曰置吾此扉上緋袍自經死畿輔人物志云孟公預置漆棺一具貯卿來致身許國蓋素志也大理寺卿淩義渠聞变首觸柱血被面盡焚著述評隲諸書衣緋北面拜闕復南面拜父作書永訣遺命題櫬死節孤臣淩義渠抠繫帛牕櫺就縊奮身而絕　左中允劉理順聞難閉閣理

後事題書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酌酒為別遂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婢僕俱從殉凡十八人須臾賊以令箭至入見之環而嘆曰此吾鄉杞縣賢士大夫也居鄉厚德里人無不感之奉李將軍令來衛公不意死矣下馬羅拜涕泣而去　左諭德馬世奇閉戶自經二妾朱李從死家人救復甦家人泣曰聖駕已南幸可為從亡計世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曰若輩少年能從死乎買三棺以二殮其妾朝衣捧勅北面拜焚衣冠於庭以司經局印授其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授之吏部其

僕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南向拜母指空棺曰以此殮我端坐引帛自縊　車駕司郎中成德見賊犯都門遺書馬世奇亦誓同死國世奇亦報書相勉德聞變慟哭作大行皇帝哀辭携鷄酒奔哭大行喪次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止歸邸謁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妹未嫁從死妻張氏亦縊德乃自盡車駕司主事金鉉奉命巡皇城入朝點軍聞賊入投御河死母喬氏妾王氏皆赴井死弟諸生錝殮塟母畢亦死三垣筆記云鉉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玉河輙留連不能去歸語弟錝曰吾一見玉河若依戀不忍舍何也竟死河中户科都給事中吳甘來聞寇日逼知京師不守二月遣

其子婦托其友瀨嘉祉臨別賦詩有懸知此日難爲計唯取忠肝萬古留句城陷自經堂上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妻命服同縊死　兵馬司副指揮姚成自盡　中書舍人宋天顯賦令書偽詔擲筆罵觸堦死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投御河死　儒士張世禧同二子諸生懋賞懋官自經死　錦衣衛指揮李若璉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詩有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自殺十七人　順天府學官五人同縊死明倫堂　諸生蔄文耀闖門死　童生周某憤激椎胸嘔血數升一

慟而絶　江米巷寫真者夫婦同縊死　居民田氏李小槐布
衣湯文瓊俱闔門死文瓊自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
文丞相之心　知一禪師持戒律公卿重之吳江進士吳易施
銀二十兩賊犯都城易聞趨避知一曰公試思功名生而自有
可以去留若是朝廷所予則忠孝二字正在此際分明都城陷
易削髮投知一知一曰公向以貲納披緇施金二十兩今公削
髮禮宜同敬取前銀歸之封識如故易慚而潛遁不知所之
戊申九二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守西直門城陷退歸賊已據私走
三元祠時傳上南狩勸公南歸不應偃卧自經家人救之環泣曰

忠節公殉難書在
崇禎十七年三月
二十日酉刻又有
寄梁伯兄狀圖云

弟負大兄之訓於時無所建明而横罹百六之禍十八日晚卯聞告急時寀虜之次早風塵塞巷矣主上崇陵衣冠泣度弟即自裁爲奴輩所持至刻下始決自此永辭尊前即欲追隨詩酒以畫友千之歟豈可得哉予姪華叔以數學世事浮文江南不日有事特雕鄉闈若何爲計余盡之兄筆端中三月二十日卯刻不肖弟然啟

明發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公許之祝淵晨至酌酒爲别公慷慨曰自我登極第夢見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句數遑爲之不死何爲淵泣下公不爲動作書遺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移旦而失雖上有龍亢之君下有魚爛之殃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墊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禁先人之望祈知交爲祁許焉范〻泉猶姻寸心所以瞑于目者又不在于此也書畢投繯祝淵視含殮乃去三垣筆記云吳少宰壬戌登第第一人又手向背吟文信國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問之逆人曰是虛士劉宗周時尚未識劉星年劉以儀曹董南宮從相對與然崇禎末劉先罷歸吳遂死難越二年宗周在里亦不食死山河破碎

百拜首又寄從弟雄先云幼時與弟輩嬉戲每作文山對壘雖而壬戌之變山河破碎驗之二十年之後嗚呼奇哉異哉亂哉異死就死不肖詢斯語弟擬詞之令竊矣死矣天缺地裂時事之慘殊數十年所未有噫〻七尺何有哉三兒存弟眷念宵盡有書于否此臨殉時一念千萬千萬三月二十日卯刻愚兄微頓首又示兒輩至此方驗

簡討汪偉聞賊犯闕累日不食妻耿氏語曰尚事不測從君共死城陷耿氏置酒共酌偉起題宋人語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于壁為兩繯偉就右耿氏就左耿氏曰止止雖在顛沛尊卑之分不可失也讓偉左就右而死〻賊五六騎走通州大呼城下曰京師已下不得堅守厥升魏廣勝出郭五六里迎偽賊督偽侍郎黨崇雅率將吏迎降　有儒童讀書闕京師陷帝后升遐拜母慟哭出門赴水死　賊下河間知府方文耀罵賊不屈大棒擊殺之　天津巡撫馮元颺聞京師陷集將士誓師無一至者兵備副使原毓宗蒲城人賊厚遇

云我守西直門十九日別門失事因而解散即思效義為奴輩所持今方得引決嗚呼已矣主上蒙塵未卜何向傷心慘目莫能北面事人五十頭顱除光無丹但恨生平嚮辭消謗三不朽者無其一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生不如死今方悟之後生讀書只明義理昧世務且莫就科舉食服器用俱要有果家狀味綺紈金銀等物

其母拾鋼宗、鋼宗馳使納款於進士程源走天津說總兵曹友義起兵兵久乏餉源說督餉主事唐廷彥、發餉給軍廷彥議戰守鋼宗誘防海兵劫餉毆廷彥幾斃倡紳士立黃旗上書天祐民順小民各書民順二字于戶曹友義率牙兵五百斬關出鋼宗率兵遮之友義單騎走鋼宗逼元興迎賊不應總兵婁光先副將金斌指揮楊維翰皆從鋼宗納款源勸廷彥南歸廷彥曰自反無能報國創甚有死而已家有老母年八十三幸君慰之有子報國可勿傷也廷彥子生八月源請攜之而南不可源乃行

己酉廿　百官青衣小帽赴偽丞相牛金星府報名趙朝侍

迷迷變易稍難我思世難知此寄物為業累役身亡家只為膺華二字切戒切戒遺田鍾女分四十畝在園住居各一所餘分坤兒及可孫又查孫五畝周子行送十亦于行在此極苦一無所有還宜加意照顧莫忘慮婦雖先弟知不以存亡易意至年限隨叔久文傳忠順卜正勤喬殿事三五亦可用俱善視之至囑至囑居諫一

命賊榜示前朝百官赴會極殿朝見願仕者量才擢用願回籍者聽如隱匿不出以抗違負固論諸臣紛紛因服趨朝矣　劉澤清兵潰宿遷高傑兵潰徐州連舟欲南下淮民大恐巡按王燮曾識澤清輕身詣之勸其回師北上澤清不可大聲曰即不擾貴治請假道赴揚州燮不可曰即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安則非我所知也澤清不能奪淮人乃安　吏部員外郎許直聞變絕食閉門訣其母復作詩六章其卒章曰擲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名閤戶自縊　太僕寺丞申佳胤協理東宮路聞變投王恭廠井中死

扣家務若用心管理我柩如還附祖父塋旁起兩處重擔在身加意保養爾雖大凡仕宦想不但今要六字病在吾輩好教料八弟竊在不適人情未見近到此俱非本俗所宜亦須三省凡事多商量與大凡低游泉石以終天年何樂如之思至此心已寸斷矣且前親族尊長俱為我道意陳書苦惱官爵而視翁親諸長為兩子將

四川道御史陳純德督學順天方試士易州賊至走回京城陷自盡　福建道御史陳良謨聞城陷作古詩一首痛飲將自盡妾時氏有娠良謨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生男延陳氏一脉時氏曰主死妾誰依與其辱于賊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乃縊死良謨遂死　三垣筆記云良謨按蜀夜夢拜文山于堂下文山揖之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爲

四川道御史趙譔巡中城捕殺賊諜城陷賊獲譔譔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衚衕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巡捕西城城破爲賊所執械送劉宗敏宗敏欲降之維張大罵不屈曰吾雖小臣素明大義吾首可碎志不可奪賊怒甚拶夾並施斷指折足死

兵到妨宜竟以父
祖事之祝聞矣哉
已一一而志其此
真古人也我拜本
當命止數日而難
作衣服稍具猶掠
一空逐〻銅來亦
不拔將此舉忠前
算使貲銷許啓舌
只為僕役苦耳若
我心恭然與復遺
憾汝並不必過攸
餘有未及者以類
推之三月二十日
遺付看昌蓋稻坤
金詩之王寧卜正
文僧將倉前屋及
倉後地分與種作

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臣率文武百官入朝　庶吉士魏學濂聞變旁皇謀南還夜觀天象入室曰一統定矣明發趨出

庶吉士周鍾寓百戶王家百戶約同死鍾未應同官史可程來積魏學濂吳爾壎等並詣鍾邀入朝百戶挽鍾帶不聽出鍾絕帶而行百戶自經鍾等並詣張家玉約同入朝言未畢家玉擲甌茶濺鍾面乃去　百官囚服坐皇極殿前賊兵抵其幘或推之不敢出聲雞鳴往日旰自成不出飢憊甚自成裲襠窮袴與牛宋劉李諸賊雜坐文華殿引馴象至殿前使跽拜作虎嘷單栗鳴鼓聲盤旋戲群賊拊掌叫笑有絕倒者　宜興董廷獻因

永遠常業以酬周
班之苦餘人不得
援例又與祝淵吳
云城亡之後忍死
以待執翁於不得
見書指衣服沒於
兵手絶無存者止
散友周子行及奴
子文偉王寧卞正
三五吳鵰五人手
萬始顧學之運鄉
身後處分已臨小
札第三子益韜原
非先含弟所許詞
知不以存亡易遠
望乎親將遜之孤
孫女顧見其兄亦
敬救甘到仿光庄

罪輔周延儒案繫獄賄賊左右交譽自成遂命釋刑部錦衣衛
囚廷獻出獄與侯恂楊枝起張若麒俱見偏殿自成慰勞恂若
麒送劉宗敏錄用稱獎廷獻命留用廷獻不願受職厚與諸賊
帥結驩江南仕宦家眷賴得全者衆　偽文諭院學士顧君恩
山西拔貢也箕踞午門日將晚太監王德化同内員數十出大
内見張縉彥青衣立殿前叱之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殉先
帝乃先推戴新主耶縉彥曰自有主者縉彥何能為德化唾其
面群批其頰拔其鬚魏藻德救之德化叱曰閣下何顏至此顧
君恩曰此即魏狀元乎藻德面赤君恩曰如此特簡狀元宰相

昌姓然亦老親爺事也張嗣留有心人更祈致意并澈門生錢副與朋楊嚴諸兄以訓撫三四小孫盡孫許為托米路作之斯言盡哀痛切涕切弄家眷未盡斜散頓首其如難古則書雖且棊

真與主上增光賊目皆笑藥德低頭不語德化責百官不請登
先帝內監數十人皆哭藥德縉彥等亦哭君恩為奏自成命賊
臣議大行祭葬禮黃昏時傳偽旨用帝礼殮葬以王礼祭　庚
戌卄太監王德化襄城侯李國楨易梓宮加大行皇帝翼善冠
袞玉加后冠服殮於東華門草廠帝梓宮丹漆后黝漆自成遣
牛金星致祭故臣哭臨百餘人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慟哭李
國楨退自盡祐賊并帝后以柳棺至東華門外百官莫至國楨
泥首去幘奔赴伏地慟哭賊執見自成國楨觸堦大哭流血被
面自成好語誘之降國楨曰從三事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

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許之扶出至是國楨斬衰徒走奉殯畢慟哭自縊死　自成設朝左庶子周鳳翔失聲哭極哀群臣皆失色莫知所起班大亂鳳翔疾趨歸邸遺書訣父曰男今日幸不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男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矣之來生作絕命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泣忠魂句同二妾縊死餘官戰栗牛金星坐殿西檻鴻臚唱名首呼魏藻德泥首膝行前自成起旁揖詰曰若受特恩何為不死藻德曰方求効用那敢死自成金星皆笑藻德叩首求試自成揮起之有所命不辨其言皇遽退庶吉士張家玉長

揖不拜自成曰此何禮家玉曰客礼自成曰既見朝何客禮家玉曰明朝之臣如何拜他姓命斬之仰天大笑自成問何笑家玉曰父母敎我讀書今日方完有何不樂徑出不顧自成縛之端門內絕飲食五日不死復縱之　賊授張若麒山海防禦使龔鼎孳直指使楊枝起吏政文選從事高翔漢都直指劉世芳編修高劉陝西人故首用之劉大翠禮政從事光時亨兵政諫議大夫方允昌兵政從事催漕宿遷　陳演上書勸進賊命陳演魏藻德邱瑜方岳貢送劉宗敏並鎖項至營中　初吉水貢生劉生知天文教授京師二十年公侯內監多出其門甲申謁

選入都寓太監杜秩亨家二月賊氛急夜登園林高阜仰觀天象憂形于色秩亨問之怒曰汝曹食君祿當盡忠報國吉凶何問爲詰朝去不知所之秩亨亟終降賊　賊令京城造排門冊派養賊兵奸污不堪有二婦不甘其辱誘賊入內共殺之賊殺其鄰十家　辛亥詔自成再設朝牛金星曰故事三勸進始登極何為缺如百官聞之爭先伏闕一日三勸進　偽定官制以文淵閣為文諭院翰林院為文弘館太僕寺為驗馬寺尚寶司為尚璽司六科為諫議大夫御史為直指使巡撫為節度使巡道為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更定有差　中允梁兆陽諭德楊

覲光首倡助餉五千兩托宋企郊投進即日召見兆陽于文華殿叩頭曰先帝無大失德只剛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萬民塗炭自成曰我只為幾箇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又叩頭曰主上救民水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大喜留茶賜坐揖送之出遂除兆陽兵政府侍郎覲光礼政府侍郎　周鍾魏學濂疏請整大行皇帝投文諭院領君恩硃之曰諸君好名之事俟牛丞相至自奏之金星至見鍾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即薦之自成鍾欣然自得每誇牛老師知遇揚揚乘馬過大行

梓宮前揮鞭不顧同輩皆腹非之　中書舍人呂兆龍授御河
不死賊執送營中被榜掠夾足一夕釋之　壬子卌自成六政
府偽官以宋企郊為吏政府尚書碩君恩為吏政府侍郎掌文
選兼文諭院以潼關道副使楊王休為户政府尚書平陽知府
張璘然為倉場総督户政府侍郎璘然庚辰登第已列第一甲
帝乙之置二甲大臣薦其才可館選帝臨軒不怡曰此盧杞也
璘然面半藍故云至是降賊人服帝之先見以陝西提[廿]學副使
鞏焴為礼政府尚書楊觀光為禮政府侍郎以尚書侯恂為兵
政府尚書梁兆陽為兵政府侍郎以陜西巡撫[按]御史傅景星為

兵政府侍郎掌職方事以安仲為刑政府尚書改李振聲為刑政府侍郎陸偽尚璽卿黎志陞為工政府尚書以太僕卿葉初春為工政府侍郎　賊召庶吉士史可程挾令作書招兄可法

劉宗敏造短夾棍數百具鉄為稜巨釘連之械成試二書吏一日即死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血肉殷地宗敏帶刀跨馬導以四騎出入西直門無時度　癸丑廿五偽礼政府尚書鞏焴示隨駕百官率耆老上表勸進　日中自成召見降賊百官自成南向坐牛金星宋企郊並左右雜坐以次唱名金星首薦何瑞徵薛所蘊魏學濂何薛牛之同鄉也學濂與山西解元韓霖同

受天主敬爾薦學瀛于金星學瀛廷謁金星曰汝是忠孝之家必當重用引見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過早知天命有歸耳授户政府司務　自成選百官人物豐偉者送吏政府録用縛文武勳戚大僚八百員送劉宗敏拷訊五人一鍊二賊露及挟之趨出東華門多失履跣行有仆地拽走哭盈路録用者揚揚上馬去　甲寅廿六偽磁侯権将軍劉宗敏率諸帥偽丞相天祐閣大學士牛金星率諸賊臣蒲伏午門上表勸進其文有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等語皆傳周鍾作鍾亦以此自詡云　自成毎升御座頭岑岑思卧遂廻

未敢篡是日升殿設朝受表將登極見白衣巨人五六丈仗劍怒立殿中央華蓋盤龍形爪攫張震怖幾仆倏忽不見自成不復升殿日馳射飲博後宮宣淫無度　庶吉士張家玉上書自成請賓礼而不臣旌其門曰明翰林張先生之廬又請贈卹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史可程魏學濂等家玉廣東人周鳳翔所得士鳳翔常曰子貌如處女忠孝之性耿然家玉再上書自成怒將殺之不為動賊恐之曰當磔其父母乃遜詞乞免令仍舊職家玉父母在廣乃云為二親屈有識者笑之